

窟 魔

著 塵 白 陳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地 各

月 十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魔

窟

(四幕劇)

# 窟 魔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陳 白 塵

生 活 書 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一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七號  
香港：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長沙成都  
桂林：貴陽昆明  
宜昌：萬縣衡陽  
天水：南鄭南陽  
上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版(S)

時間： 抗戰開始以後。

地點： 陷落區域里，某縣城。

人物： 孫大娘 約三十歲。城裏的女流氓，劉殿元的姘頭，偽地方維持會的慰勞隊隊長。

劉殿元 三十多歲，流氓。地方維持會警察局副局长。

陳萬興 三十多歲，萬興肉店老闆，包過屠宰稅。維持會財政局長。

李步雲 四十多歲，販賣鴉片，白麵，紅丸的暴發戶，偽維持會會長。

吳從周 五十來歲，衙門口的土訟師兼塾師，教育局長。

潘岐山 三四十歲，張宗昌部下幹過連長，販私貨的「鑲客」。現任偽保安隊大

隊長。

楊克成 約四十歲，上海杉田洋行的跑街，得主人之信任，推薦爲此地的警察局

正局長。

日本浪人 三十多歲。

喬大有 二十多歲，小學教員。被日軍嚇成個神經病，維持會書記。

小銀弟 十四歲，農女，日軍的俘虜。

女工 二十多歲，俘虜。

農婦 二十歲，俘虜。

小白菜 約廿歲，妓女，俘虜。

小扣兒 二十多歲，農民，鄉下活動着的遊擊隊隊員。

老頭兒 五六十歲，老農，小扣兒的父親。

勤務兵 十七八歲。小偷兒，餓得沒辦法，跑回維持會當勤務的。

日本兵 數人。

羣衆 若干人。

# 第一幕

時間 夏秋之交的一個傍晚時分。

地點： 一家尙未炸毀的豆腐店。

人物： 孫大娘

劉殿元

陳萬興

李步雲

吳從周

潘岐山

楊克成

日本浪人

佈景 臨街市房爲炸彈砲火所摧毀，但見敗瓦頹垣。許是幸運罷，却有這末一家豆腐店。

在這中間僅存着。豆腐店當然是不開了，招牌上塗滿了灰土，灶上也掛滿了蛛網。但門外却有一件新東西：白布寫的新招牌「××縣地方維持會籌備處。」

從豆腐店旁邊，那瓦礫場上看過去，是無盡數的斷牆殘壁，再遠處，便是那受了傷的城牆，頹然地躺在那兒。城樓上飄着敵人「膏藥牌」的旗幟。

太陽快落山了，天空抹着一片紅雲，但顏色慘淡的很，像一江被沖淡了的鮮血。

（開幕——）

（豆腐店裏像是沒有人，屋子裏光綫很暗。遠處有隻狗在汪汪地叫，夾着一兩聲老鴉的叫喊從屋頂上掠過。屋角裏有着鼾聲。）

（犬吠聲大起。）

（在屋子裏，起了大聲的哄笑。於是繼之以竹牌聲和錢聲。然後是爭吵聲。）

（通裏間的門一開，出來一個女人——孫大娘，三十多歲，臉上塗着廉價的胭脂，身上纏着件又瘦又長的鮮艷的旗袍，走起路來時時的絆着脚。脚上是雙印花白緞鞋，行動時毫無聲響。衣領像是爲了太小，也爲了習慣，開敞着；因此，頸子上三條指指的血紋，見得怪整齊的排列着，和腦門上的一線紅印，再和太陽穴上兩枚頭痛膏藥，相映得異常風流。頭髮像才剪了不久，額前動過刀子，有一道發青的頭髮箍子；髮腳有點彎曲，可不是燙的，而是剛剛剪短的痕迹。——她扭着屁股向屋內招呼着一個人。）

孫大娘 哎——呀！我的老子算了啵——替我出來——出來呀——出來呀——聽見沒有？  
（一面向後退着，）死人嘍，小劉二，你……（不覺脚下一絆，踉蹌了幾步。）哎呀！

聲音 啲啲啲，……看，媽的她也會跳舞啦！（大笑。）

（接着，被叫作劉二的劉殿元——四十上下年紀，瘦生生的個子，但混身都裝着彈簧似



的那末硬梆。全身是中裝的短衫褲，但在白紡綢的短衫之上，套了一件西裝上身。一根月白的絲褲帶，也就在西裝下面搖擺着。嘴上吊着紙烟，但不妨礙他的說話，他頭上那頂銅盆邊的帽子照例是不脫的，即使在他的家裏。——他一邊笑着，一邊數着錢走出來。

孫大娘 (生氣) 笑！笑！笑你媽的……

劉殿元 (臉一冷) 什麼？

孫大娘 (勉強地笑着) 什麼？看嘛！——這是你替我做的好衣裳，長得像裹腳條子！

劉殿元 真是他媽的外行，這會兒人家時行長啦！這是老子好不容易打那吳公館裏替你找出來的，別他媽的不識貨！

孫大娘 別嚷！別嚷！我的老子……

劉殿元 怕什麼？——這個城裏還不是老子們的天下？

孫大娘 曉得是你的天下！——是你的天下還幹嗎什麼吳公館周公館的嚷呀？嚷的好聽

呀？

劉殿元 喲，老子不會「吊死鬼搽粉——死要臉！」搶就是搶來的，拿就是拿來的，怎麼着這

兒的哥兒們誰還沒動過手？

孫大娘 得了，得了！——還有個完沒有？（媚眼兒）

劉殿元 （頓化）完啦！完啦！……哼，媽的，錢也輸完啦！……

孫大娘 那不是活該，誰教你跟那班活強盜賭的——「好人不賭，」去跟潘岐山 潘瞎子 賭錢；不輸你輸哪個王八蛋？教你不賭，教你不賭，你偏賭！你偏賭！……

劉殿元 （急止）哎！哎！……你也有了完沒有？

孫大娘 （餘怒未消，媚勁兒又來。）沒有完哩，——替我看看，（顧影自憐）這件旗袍到底合不合身？

劉殿元 唔，合身合身！

孫大娘 (不滿足) 樣子到底摩不摩登?

劉殿元 又摩又登——人家東洋婆子的衣裳也這末長。

孫大娘 誰跟你講東洋婆子西洋婊子——我不喜歡長旗袍絆腿絆脚的——替我另外做一件!

劉殿元 另外做一件說得那末輕巧!

孫大娘 他媽的,你不是跟潘大發了一筆財?

劉殿元 (按住孫大娘嘴) 別亂嚷! 錢還沒到手哩! 再說就是有了錢, 城里城外連個鬼都沒有, 還有裁縫——告訴你這件衣裳老子翻了一二十隻箱子選出來的! 括括叫的摩登! 告訴你, 摩登摩登, 真摩登!

孫大娘 (嘆味一笑) 真摩登?

劉殿元 騙你是這個! (五個手指抓個烏龜形。)

孫大娘 好吧！——那就給我一個官做做！

劉殿元 （大吃一驚）做官？

孫大娘 別瞞我，我聽陳萬興陳五說的，你們幾個人什麼鷄冠堂官都做起官來了；怎麼，老娘混了這半輩子，不混個官兒玩玩？……！

劉殿元 哦，媽的，老子的官還沒做到手，她倒也想做起官來了！想得倒不錯！——世上哪有女人做官的？

孫大娘 什麼錯不錯？從前城里那些摩登女人哪個沒做官？高跟皮鞋，長旗袍，擺盡他媽的威風，當我瞎了眼，沒見過？我孫大娘哪樣兒不如人？就該受那些騷娘子的氣，一輩子看人家擺威風？——跟你說吧，我孫大娘吃驚受苦，跟你們就在城里眼巴巴地等東洋人來，爲的什麼？爲的跟你們住這倒楣的豆腐店呀！——呸！你們別做夢！

劉殿元 媽的別胡扯！你看見有幾個有錢的女人做官的？只有那些蹩腳貨嫁不到漢子的女

人才去自己找事做呢。有錢的，漂亮的，都在那兒當太太，當小老婆！

孫大娘 不用你管！我不要當太太，不要當小老婆，老子要做官嘛！

劉殿元 要做官，要做官，要有官做呀！人家東洋也像我們中國呀？弄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整天

在外面跑？——人家東洋女人從來就沒有做官的！

孫大娘 （冷笑）哼……你才跟東洋人當了幾天差，（冷臉）你到東洋去過的？

劉殿元 嗯，去是沒有去過，總比他媽的你多懂得一點兒……

孫大娘 你懂，你懂，老子不懂！我只懂得要官做！——說吧，給不給？給不給？

劉殿元 嘖，嘖，嘖——別吵呀！連我劉殿元兒的官還沒弄到手哩！你慌什麼呀？嘖，唉，其實等老

子做了官，你還不是現成的太太，你幹嗎要什麼官做呢？

孫大娘 你是你劉二，我是我孫大娘。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要你管着我？

劉殿元 咱們倆還分家嗎？

孫大娘 不管那些！——到底給不給？

劉殿元 嘖！——你逼我幹嗎？

孫大娘 不逼你逼誰？（帶強迫帶撒嬌）說嘛，給不給？

劉殿元 （無可奈何。）給給給！

孫大娘 （笑開了）好孝順的兒子！（拍他肩）我早知道……

劉殿元 給，給，我給你個屁！

孫大娘 什麼？

劉殿元 他媽的，我有官給你嗎？得讓我找東洋人去說呀，要得人家答應才行呀！

孫大娘 那你去不去？去不去？

劉殿元 哎呀，我的老太太，去，去，去，好了吧？

孫大娘 是嘛！我說你是個孝順兒子嘛！——好了，就去吧。

劉殿元 就去？——那兒去？

孫大娘 替我找東洋人去呀！

劉殿元 那有說去就去的？這還得找李步雲李三商量商量哩！——他媽的，他要做咱們的會

長啦！

孫大娘 管他什麼會長不會長！你不是認得那個東洋人山本嗎？李三也是人，你幹嗎要受他

管？

劉殿元 這個，我認是認得，——他媽的，東洋人不好說話，我又不懂得咕咕呱呱的外國話，這

麼多麻煩！……

孫大娘 到底去不去？

劉殿元 明天去好吧，我的姑太太。

孫大娘 我要你馬上去！馬上去！馬上去！……

劉殿元 哎——呀！不怪人罵你，真是他媽的母——

孫大娘 (怒容) 什麼？

劉殿元 沒什麼，我就去，得了吧？(走出去) 真是母夜叉！

孫大娘 (近到門口) 王八蛋，小劉二——好，等你回來，老子不割掉你的舌頭是你養的！

(孫大娘剛要轉身進去，從屋角里發出一聲又長又響的呵欠。)

(椅子吱吱叫了兩聲，陳萬興——本城的屠戶。萬興肉店的老板，從前曾包辦過屠宰稅，如今雖無豬可殺，無稅可包，身體却依然癡胖如故，而貪睡亦如故。一雙眼睛眯着，整天像是沒睡醒。說起話來吼吼地，喉嚨管里老像塞住一口痰。——挺着肚子幌出來。)

陳萬興 (格格地笑) 嚇嚇嚇嚇嚇……

孫大娘 (驚) 誰——哦，擋砲子子的是你呀？……

陳萬興 哼，打是疼，罵是愛，你小倆口子怪親熱的呀？……



孫大娘 你這個死王八，幹嗎躲起來偷聽人家的私話？

陳萬興 （嘻皮笑臉的接近來）咦？我早就在這兒睡覺，我沒請你們來講私話呀！

孫大娘 （厭惡地）好嘍！好嘍！聽私話叫他爛耳朵底！你這死王八不得好死！（轉身就走）

陳萬興 （一把拖住）滾！滾！滾！不慌走——怎麼你罵我死王八……

孫大娘 （緊接）怎麼，我罵了你了，怎麼樣？

陳萬興 （笑）嚇嚇……罵的好，罵的好，——再罵！

孫大娘 再罵？——你怕老子不敢？——死王八，死王八！（快）死王八？死王八！……

陳萬興 （答應）滾！……你跟劉殿元軋姘頭。我不是死王八是什麼！

孫大娘 （怒）好小子，你佔老子的便宜，（抹袖子）老子揍你！（舉手就打）

陳萬興 （接住他的手）滾！——滾！別動手呀，（警告）滾！孫大嫂，我要告訴你一句要緊的

話！